长歌和短歌

一尊杰作。山那边也是四月，听说春天苦苦地等待过我，让一切绣蕩的花朵都凋谢吧！你正在盛开，亲爱的！

是层层叠叠的百年吗？迟暮的懊丧哪有尽头！紧紧地拥抱赤裸裸的这一个四月吧！从她的秀发一直亲吻到她的足尖，四月最初的两个昼夜已经过去了……

的共鸣。我期待的只是蓝色瞳宇上的一片瓦，那片瓦所期待的只是一小块静谧；那块静谧所期待的只是我们的絮语，絮语所期待的只是亲切的音响。对于度诚的朝圣者，亲切的音响不就是佛的禅机吗！

九水喷涌，试图熄灭一万个冬天的干渴，为礼赞上苍，满山的石笋勃起，啊！汗淋淋的欢乐浸润着大地……

今天，我终于滞留了下来，想在山巅上做一个深蓝色的梦。一棵弯弯的小树，把头低低地垂向我的怀抱，我用波浪之歌赞美她的秀发，不敢想越来越近的行期。

的尽头，你找到你要找的颜色了吗？当你把路挽在故乡的小城边，抬头擦汗时才看见为你闪光的我，我立即坠落在你的手掌里，你会失望吗？面对一颗无华的陨石。

能咬咋你那沿头上开放的金莲。小饭馆的姑娘敲着喷火的油锅，正在用眼睛钓一个想喝早酒的卡车司机，所幸还有卡车司机，还有从另一个世界滚进滚出的车轮。你深深地爱过和恨过，向往过的一切，我全都在这个小城里找到

还有露珠里的那个“迷你”(mini)的我，——一副四月的清醇的醉态。从元谋人争夺火种之战开始，山火曾经烤焦过亿万重美丽的星空；而今天，每一片草叶依然是一杆生命不朽的大旗。

感放的鲜花迎着长空，去吮吸每一颗从晨星上溶滴的朝露。一只小鸟在激越地振翅高歌，她在哪儿？为什么这样动情？我知道，只有我知道，她正伏身在我的一个最小的枝桠上。

紧紧压住鳌云英善意的浮动。淹没我吧！淹没我！一层绿叶，一层阳光……我将用我的目光高擎着一座绿波和金浪交相辉映的大海。

从此我失去了蒙昧的童贞。月月都要从一线光明开始期待圆满，月月都要经历逐渐黯淡的破灭。像苦难深重的你们一样，我丝毫——丝毫也不后悔，心甘情愿地去死！我的全部幸福，不就在于我的死去活来吗！

之波浮游到我的窗前，云之海默默地逐溯了、乳白色的波涵正在漫过我的手指，指纹接受并分析着最微弱的信息，哪怕是你的睫毛的一次颤抖……一滴泪夺眶而出了！亲爱的！但不是由于我的疼痛……

开，你送走了由于疑虑才招来的噩梦。燃烧着的太阳一跃而起，并立即投入你的怀抱。紧紧地拥抱着吧！这就是你在过早冷却的灰烬中期待的那闪火。

白　桦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长歌和短歌/白桦著. —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ISBN 978-7-222-06018-0（2010.8 重印）

Ⅰ.长… Ⅱ.白… Ⅲ.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Ⅳ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2937 号

责任编辑：王明韵　苏映华
装帧设计：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书　名	长歌和短歌
作　者	白　桦
出　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　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　址	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　编	650034
网　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　本	787×1092　1/32
印　张	6.25
版　次	2010年9月第2版第2次印刷
印　刷	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书　号	ISBN 978-7-222-06018-0
定　价	36.00元

长歌和短歌

白桦／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2002 年哈尔滨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说说我自己

1930年是一个动乱之年。那年，湖南书生毛泽东给武装暴动定了一个方针——“以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城市”。那年，共产党也开始了激烈的内斗——肃反。那年，中国的梅兰芳博士轻歌曼舞着登上了西方舞台，使得西方人眼花缭乱。那年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…… 那年，是的，我出生在那一年。

1938年，懵懂的八岁成了亡国奴。1942年，屈辱的十二岁，拜别被侵略者活埋在故乡泥土里的父亲，远走他乡。1946年，骚动的十六岁开始写诗，和自己的同好一起义愤填膺地融入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。1947年，激情的十七岁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，踏上奠基民主中国的战场。1950年，自信的二十岁进入文坛，此后不断沉浮于政治风浪之中，“运动”

是“正业”，写作反而成了“业余活动”。能活到耄耋之年，竟然还能写诗，恐怕这是唯一让我始料未及并为之欣慰的奇迹了。馀年不多，应当惜墨如金！别玷辱了正大光明的汉字。在我这根衰老的枯藤上，宁肯黄叶落尽，也不会再开一朵谎花了。

——这是我最想说的两句话。

2009 年 5 月 17 日 上海

序

苦恋者的长歌和短歌

王明韵

白桦先生发来短信，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诗集《长歌和短歌》写几行文字，答应后我又颇为踌躇：我何德何能，敢对先生的诗歌说三道四，即使再活一生也不配，亦不敢！但我又不忍放弃先生赐予我的说话的机会，我是他历时十年创作的长诗《从秋瑾到林昭》的编者，也是他这部诗集的责任编辑之一，我感到了先生对我的期许与信任。

长年累月的读诗、写诗、编诗，既期待诗人有好诗寄来，又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一两首好诗，但总是失望多多。写诗难，写好诗更难。在期待与守望中，面对众多诗稿，我已似乎变得有些恍惚、麻木。大约是2008年元月的一天，我收到了白桦先生从邮箱里发来的长诗《从秋瑾到林昭》，秋瑾何许人也？林昭何许人也？我不说读者也清楚。只是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同时期两个命运相似的女人因诗人白桦而纠结在一起，让我悲从中来。再一看日期，此诗写于1997年7月15日，完稿于2007年7月15日，整整十年——我相信，当这首诗的片断尚处于毛坯状态时，白桦心中情感的岩浆就一直在滚沸中，这块坯芽扎痛着他，灼伤着他，经过十年的孕育与洗礼，才得以棱角丰满地横空出世。这也正验证了古代大诗人袁枚说过的一句话："人必先有芳菲悱恻之怀，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。"（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）那天，我没敢在编辑部细读这首诗，我怕时间太乱，怕琐事太多，打扰了对一首诗的阅读，而是把它揣回家中挑灯夜读。窗外雪落无声，书房里我怆然泪下，雪水是泪水，泪水是泪水，白桦先生的这首诗又何尝不是字字血声声泪呢？

"除非让我死／不，即使是死，我也不会忘记你／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／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。"按理说，死，可以终结一切了，但对于诗人，却做不到；也不是做不到，是不能那样做。因为先生明白，当一种善良的声音持久沉默，另一种恐怖的声音必将甚嚣尘上！这让我想到波兰诗人蒂蒙图斯卡波维兹两首与"沉默"有关的诗，一首

是《沉默的一课》，另一首是《沉默》，那是怎样的一课——沉默，是一只蝴蝶两翼的剧烈对折；沉默，是将大地吸干，是一条山谷被取出了耳膜——这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而又毛骨悚然的“沉默”，蝴蝶美丽的翅膀因对折而粉碎，山谷因被取出耳膜而丧失了听觉。“她面对的几乎是全体的背弃／成千上万个本可以拉她一把的同胞，在客观上都成为落井下石的凶手。”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，黑暗，专制，人妖颠倒，苟活的人群苟且偷生，众多我辈犬儒麻木不仁，以至于林昭这个美丽的女人会留下这样的遗书：“告诉活着的人们／有一个林昭因太爱他们／而被他们杀掉了。”在这里，“他们”即“我们”，即“我”，她死了，一位美丽的弱女子，一位柔弱的姐妹和母亲。而我们还活着，活在人群里，活在时光里，活在淡忘与世俗的隙缝里，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。在这首近300行的长诗中，另一位女人是秋瑾，她也死了，先于林昭而死，她们时空相隔，却仿佛是死于同一个刑场，同一个刽子手，只是，秋瑾之死似乎要比林昭之死幸运得多，“甚至有人跳起来怪声叫好／像戏园里买站票的看客那样／把秋瑾姑娘当作替天行道的江洋大盗／当作杀富济贫、打家劫舍

的女侠。”而我总觉得，林昭之死看似与我辈犬儒之流无关，实则实在难逃帮凶罪名之一二！

2009年5月23日，在云南，在白桦先生当年曾经战斗、生活过的地方，我把2008年《诗歌月刊》年度诗歌奖颁给了白桦。这次评奖我破例没有请评委，诗人活在那里，诗歌站在那里，先生和先生的诗让我敬慕与感动。作为数量仅存的诗人，作为多年不见的血泪之作，任何真正诗歌意义上的奖赏对于他都当之无愧，而现实给予他的，只有怀疑、盯梢、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次次不白之冤！当下，各种奖项多如牛毛，颁还是不颁？颁给谁？在犹豫和迟疑之后，我们选择了白桦先生，这也是对我、对《诗歌月刊》的最高奖赏。简短的颁奖仪式刚刚开始，80岁高龄的白桦先生就颤抖着双手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，他说：“我十分清楚，我所以能得到这个奖项，是因为我，一个80岁的诗人还有记忆，还有清晰的记忆。还记得一百年间在我们可爱的中国诞生过两位伟大的女性，一位是秋瑾，一位是林昭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哽咽了，会议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而又忧伤，片刻，他接着说：“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的美丽面庞！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在20世纪的

史册上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尊严！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来路和归途！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前进的潇洒身影！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预见她们必将复活的日子！”五个“鲜血醒目”的句子，几度泣不成声，白桦先生沧桑、苦难的皱纹里，尽是泪水，让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，在无声的敬畏中纷纷起身与白桦先生紧紧拥抱，用肢体语言传送友善、仁爱、信仰、力量与来自生命深处的体温。其实，这已不是白桦先生第一次流泪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诗人，流了80年泪水的眼眶，泉水依然涌动，时时还会长歌当哭。2008年8月9日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，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签署《青海湖国际诗歌宣言》的时候，白桦先生一直泪洒湖畔，因为在此时，他想到了历史的悠久，青海湖的辽阔和来而复去的匆匆过客，会后，他就挥泪创作了长诗《夏嘎巴措周仁卓之歌》。泪水不竭，诗思如潮，大爱与痛苦也愈发至深入骨入髓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，真正的知识阶级，“对于社会永远是不满意的，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，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，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，社会也因他们而热闹，不过他的本身——心身方面总是痛苦

的。”这话耳熟，哈维尔似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，知识分子不断地使人不安，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，因独立而引起争议，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，是体制的权力及其妖术的重要怀疑者，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！无论是鲁迅，还是哈维尔，其“痛苦”所指都是“知识分子”，而白桦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，无论是面对多舛的命运还是面对美誉辉煌，都是荣辱不惊，痛苦的触须紧系着良心、良知、骨气、骨头，紧系着土地、人民、真理、祖国，紧系着血泪、笔墨、苦难和未来！或许，正是这种大于一己之苦并高于众人之苦的苦恋，才让白桦先生有资格成为“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”吧！

“世界以痛吻我！要我回报以歌。”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，我觉得这句话之于白桦先生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纵观他80年的人生风雨，有过驰骋疆场、出生入死的烽火岁月，有过风雨如磐、九死一生的蹉跎岁月，无情的现实给予他人生太多的不幸、不公平和苦难，对于这些苦果，他吞了，咽了，消化了，并将苦难转化成诗歌，给世界开出了一帖帖醒脑止痛的处方，让后人，让活着的人，让掌管他人命运的人别再为所欲为，让整

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别再付出太多太惨重的代价，也因此，苦难成了他的白发和财富。他以泪为盐，以血为墨，以笔为代言，写小说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，他是小说家、剧作家，但骨子里更是位诗人，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滚烫、温热的诗句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是白桦先生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，这与当下许多作家、诗人“只玩文字，不爱文学；只研究权术，不研究学术； 只写匿名信，不写作品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在祝贺白桦先生《长歌和短歌》几经周折终得以出版的同时，也愿他用 80 岁的不老之心，引领着每一位诗歌爱好者去继续寻找文学的来路和归途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